

大唐泥犁狱



VENTURE TO
THE WEST

陈渐 著

西游八十一案


八十一难 实为八十一案

十万八千里漫漫取经路，成为一个接一个的罪案现场

妖魔鬼怪一一现出人形，名著《西游记》焕发新奇光彩！

每个人、每尊神、每头魔、每只怪，全部原型登场！

文化
悬疑

重庆出版集团  重庆出版社

西游八十一案

大唐泥犁狱



VENTURE TO
THE WEST

陈渐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西游八十一案. 大唐泥犁狱 / 陈渐著. — 重庆 : 重庆出版社, 2018.2

ISBN 978-7-229-12945-3

I. ①西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09346 号

西游八十一案·大唐泥犁狱

XIYOU BASHIYI AN DATANG NILIYU

陈渐著

策 划 :  华章同人

特约策划 : 上海紫焰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出版监制 : 伍 志 徐宪江


责任编辑 : 张慧哲

特约编辑 : 计双羽 王菁菁

责任印制 : 杨 宁

封面设计 : 郭 子 周丁乾

封面插画 : 猫 君

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
重庆出版社

(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 162 号 1 幢)

投稿邮箱 : bjhztr@vip.163.com

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

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

邮购电话 : 010-85869375/76/77 转 810

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
cqpbs.tmall.com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 : 880mm × 1230mm 1/32 印张 : 11.75 字数 : 265 千

2018 年 2 月第 1 版 201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 : 39.8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3-61520678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楔子一

大唐武德四年，益州空慧寺。

和尚的僧袍拖在石阶与青苔之上，三尺戒刀摩擦着青石，发出金石之音。日色朗照，禅房内似乎幽寂无人，只有远远的几处鸟鸣。

然而当和尚走上石阶，禅房内却传来一声苍老的叹息：“长捷，虽为杀人事，亦是菩提心。但若存了杀人念，你便落了下乘。”

和尚身子一抖，提着戒刀慢慢推门而入。

“终于要动手了吗？”老僧跌坐在蒲团上，含笑看着他。

和尚眼中涌出了泪水，手捧戒刀，木然道：“这把刀，弟子浸泡在深泉中三夜，上有浮游三千；又曝晒三日，上有佛光百尺。特来为师父送别。”

老僧只是微笑看着他，脸上露出浓浓的不忍：“今日之后，对老衲而言，无非一死而已，诸德圆满、诸恶寂灭。三界红尘，再不入我眼。可你……今日之后，诸天神佛，将再不会庇佑你；世人亲朋，再不会赞颂你；这大唐天下，将再无你的立足之地；你内心的

戒律也会轰然崩塌，你将终生躲藏于黑暗之中，逃避着自己的内心。你的修行将永远不会成功，死后沦入泥犁阿鼻狱，受那无穷无尽、亿万劫的苦……这些，你能忍受吗？”

“弟子……”和尚的额头冷汗涔涔，却咬牙道，“弟子纵九死而不悔。”

“死，是最简单的事啊！”老僧摇了摇头，叹息了一声，“或许，这便是你的修行之路吧！空手把锄头，步行骑水牛。人在桥上过，桥流水不流。咄——”

一偈唱完，闭目垂眉，宛如入定。

和尚忽然泪流满面，伏地大哭，随后手中戒刀一挥，颈血上冲三尺，老僧的头颅砰然而下。

戒刀叮当落地，这一刹那，和尚的脸上血痕弥漫，竟有一丝狰狞之色。他兜起僧袍，裹住老僧的头颅，踉踉跄跄地站起来，一步步朝禅堂外挨去。

千年古禅堂，百年青石阶，淋淋漓漓洒了一路的鲜血……

楔子二

大唐武德六年，河东道霍邑县。

县衙门在城东，面前是繁华的正街，衙门口坐北朝南，开着八字墙，墙上张贴着各种公告，日晒雨淋，现出斑驳的颜色，风一吹，破烂的纸片从墙上撕裂，被风卷着飘扬远去。

霍邑是河东重镇，从黄河渡口的蒲州去太原的必经之地，人烟繁华，商旅众多，县城热闹无比。这一日黄昏，就在正街熙熙攘攘的人流中，一名灰袍草鞋的僧人远远走来，他手中持着一只红檀木的木鱼，手里的木槌有节奏地敲击，发出悠远的响声，和这喧嚷的大街很不协调。

那和尚到了县衙的八字墙外，看了看台阶上架着的鸣冤鼓，并不去敲，忽然诡异地一笑，手里敲击着木鱼，抬脚走上台阶。

二堂上，霍邑县令崔珏斜倚在一张红底轧花羊毛毡上，翻看着凭几上的卷宗。正在此时，忽然听见仪门外响起嘈杂的声音，木鱼声声，震荡耳边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崔珏不高兴地道。这位县令二十有八的年龄，相貌儒雅，脸上挂着淡淡的笑，纵使穿着绿色官衣，戴着软脚幞头的官帽，也没那种严肃气概，懒懒散散的，颇有魏晋名士的风度。

门外有胥吏奔了进来：“启禀大人，衙门外有个僧人闯了进来，非要面见大人。我说大人正在处理公务，稍后通报，他居然大力敲起了木鱼。”

那胥吏话音未落，木鱼声中，一声佛偈响起：“钵千家饭，孤僧万里游。为了生死事，乞化度春秋。明府大人，贫僧不远万里而来，特向大人化个缘法。”

崔珏笑了：“这和尚有点意思，请来吧。”

和尚在差役的带领下，一脸平和地走进堂上，也不待招呼，径直在崔珏对面盘膝而坐。

“大师法号怎生称呼？”崔珏见这和尚粗狂，也不起身，淡淡地问。

“法号是甚？”和尚一翻眼珠，冷冷道，“只为佛前一点缘，何必名目污人间。”

“哦？”此时禅宗还未兴盛，净土宗风靡大唐，打机锋的和尚不多，崔珏一时新鲜起来，含笑问，“和尚从何处来？到何处去？”

“从娘胎里来，到我佛钵盂中去。”和尚道。

崔珏无奈了：“那么……法师来找下官有什么事？要化什么缘法？”

“贫僧要化的物事，只有大人才有，因此不远万里而来，只是不晓得大人给不给了。”和尚倨傲地道。

崔珏哑然而笑：“下官又有什么是别人没有的？”

“大人这条命！”和尚古怪地笑道，“这颈上头颅，身外皮囊。”

崔珏脸上变色，跪坐而起，脸色阴沉地盯着和尚：“法师在开玩笑？”

“这一路上，风霜磨去我三件僧袍，黄土洗掉我九双芒鞋，”和尚缓缓道，“只有我手中木鱼，越磨越光，可以照见我心。是否当真，我自己看得清清楚楚。”

崔珏神情凝重，见这和尚年有三旬，面皮粗粝微黑，满头满脸都是风霜之色，身上的僧袍补丁擦补丁，早已破得不成样子。脚下的芒鞋更是连鞋底都磨穿了，脚跟直接踩在了地上。一双大手骨节宽大，茧子粗厚。看来确乎行走万里，不是来跟自己开玩笑的。

“下官这条命，怎么会引起法师的兴趣？”崔珏心神慢慢稳定，脸上甚至带着笑容。

“你生于前隋开皇十四年，三岁能诵《论语》，七岁能作文章，年方弱冠，就名满三晋，诗词文章更是号称前隋第一，时人称许为‘凤子’，因此你便以凤子为号。不过你命途多舛，平生不得意。及冠之后，尚未来得及施展，就赶上隋炀帝三征高丽，天下动荡，民不聊生，只好避难山中，这一避就是五年。大人可为少年志向难酬而感到悲哀？”

和尚的话在崔珏心中激起了滔天骇浪，他从容的脸色慢慢变得灰白，半晌才喃喃道：“果真如大师所言。”

和尚也不理会，继续道：“五年后，如今的皇上为太原留守，听到你的才名，征辟为留守府参军，你本以为可以出人头地，一展抱负，没想到第二年皇上就兴兵反隋。本来皇上定鼎大唐，若不出意外，你跟着他进入长安，到如今怎么也是朝中重臣。可偏偏大军南下霍邑，你立了一场大功，改变了你的一生。皇上受阻，你崔大人献策，合围诱敌，击破了宋老生的隋军。于是皇上就命你为霍邑

县令，驻守要地。宋金刚大军压到城下，你率领三百民军就敢发动夜袭；霍邑守将寻相要投敌，你带着两个家人到他府上行刺。霍邑被破，你率领全城百姓避难霍山之中，连一粒粮食也没留给敌军。刘武周、宋金刚被灭后，你治理霍邑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，百姓无不安居乐业。我想问你，如此大功，为何皇上在位这么多年，你仍旧是个县令？”

听这和尚将自己前半生的经历娓娓道来，崔珏不禁呆若木鸡，手中握着卷轴，指节发白：“求师父指点。”

和尚陡然喝道：“心如泥犁火，本欲起无名。娑婆三千界，烧个铁窟窿！你相貌虽然文弱，但你的眼睛却燃烧着赤裸裸的、毫不掩饰的野心和欲望。在这世上，没有任何一个位置会是你的终点，你永不满足，不知疲惫。身居上位者，若不知你的欲求在哪里，他如何敢用你？”

崔珏身子一震，陷入沉思。

“哈哈，贫僧就为你指一条明路。”和尚怪笑一声，“大人是否知道，西方鬼世界，有泥犁之狱？”

“泥犁狱？”崔珏愕然片刻，他通读各教经典，自然不陌生，点点头，“按佛家说法，泥犁狱是欲界六道之一，佛家有《十八泥犁经》，说道，人死后，为善多者上天，为恶多者入泥犁。共有八热、八寒、游增、孤独等十八处。也有人译作‘泥犁耶’或‘捺落迦’，还有人称之为‘地狱’。”

和尚拈指微笑：“凤子之名，当真不虚。贫僧愿带大人前往泥犁狱一游，大人可愿意吗？”

崔珏彻底呆住了。

“有泥犁之王，名曰炎魔罗，欲在东土重开泥犁狱，掌管泥犁

轮回，审判六道善恶，如今还缺一判官。大人的智慧冠绝东土，透彻人心，霍邑百姓传言大人审善断恶，从无错讹，霍邑十万玲珑心，都比不上大人心有七窍。泥犁污秽，人间罪恶所集，正好借大人这千丈的无明业火压一压邪秽。不知大人意下如何？”

那和尚淡淡地笑着，眸子里燃烧着怪异的光芒。

“本官……我……我……”崔珏张口结舌，额头汗如雨下，竟不知如何回答。

“虚负高才，襟抱难开。这人间已经与你无缘，泥犁狱或许是你一展抱负的地方。”那和尚哈哈大笑，“贫僧言尽于此，这缘法化与不化，大人且自己思量。”

说罢，僧人狂笑着走出县衙。早已入夜，衙门里阴森幽暗，只有木鱼声悠悠地远去。

是夜，霍邑县令崔珏，以一条白绫自缢于庭前树下。

目 录

- 楔子一 / I
- 楔子二 / III
- 第一章 唐朝僧人，天竺逃奴 / 1
- 第二章 锯刀锋，闺阁事 / 19
- 第三章 大麻，曼陀罗 / 35
- 第四章 兴唐寺，判官庙 / 56
- 第五章 第三次刺杀 / 74
- 第六章 偷情的女子，窃香的和尚 / 93
- 第七章 死去，活来 / 111
- 第八章 魏道士，杜刺史 / 133
- 第九章 坐笼，暗道 / 149
- 第十章 天竺人的身份，老和尚的秘密 / 167



- 第十一章 凿穿九泉三十丈 / 185
- 第十二章 官司缠身幽冥中 / 202
- 第十三章 君是何物？臣是何物？ / 219
- 第十四章 策划者、参与者、主事者 / 240
- 第十五章 魂入幽冥，魄渡忘川 / 259
- 第十六章 鬼门关、阎王殿、泥犁狱 / 276
- 第十七章 了红尘，断生死 / 291
- 第十八章 谋僧手段，帝王心术 / 308
- 第十九章 自嗟此地非吾土 / 326
- 尾 声 / 344
- 附 录 / 353



第一章

唐朝僧人，天竺逃奴

大唐贞观三年，春三月。

霍邑县的正街十里繁华，酒肆遍地，商旅们行色匆匆，贩夫走卒沿街叫卖的声音此起彼伏。这里是从长安通往太原府的必经之路，自从武德七年大唐削平了最后一股割据势力辅公祐，唐朝境内一统，乱世结束，大唐突然焕发了难以置信的活力。武德九年李世民在渭水便桥和突厥结盟后，北方边境的威胁也减弱，从河东道到塞北的行商也日渐多了起来，霍邑日渐富庶。

这一日，县衙正街上远远走来一名僧人，这僧人年有三十，眉目慈和，举止从容，皮肤虽然晒得微黑，却有一股让人情不自禁感觉亲近的力量。身上的灰褐色缁衣虽然破旧，有些地方磨得只剩几根丝线，却浆洗得干干净净。背着一只硕大的胡桃木书箱，看样子挺重，肩上的绳子深深勒进肉里，却仍旧腰背挺直，步履从容，无论何时何地，脸上都带着淡淡的微笑，仿佛眼内的一切都让他充满了喜悦。

而这和尚身后，却跟着一个满脸大胡子，高鼻深目，肤色黝黑，偏生裹着白色头巾的西域胡人。这胡人身材高大，身上背着个大包袱，一路上东张西望，顿时引起了百姓的围观。此时来大唐的西域胡人虽多，却大多聚居在长安和洛阳一带，其次是南方沿海的广州、交州、潮州和泉州，在这河东道的县城倒是很罕见。

在一群儿童跳跃拍手的跟随下，这怪异的一行二人来到了县衙门口的八字墙外。

在衙门口值守的差役也惊讶了老半天，见那僧人走上了台阶，才问：“这位法师，您到县衙有何贵干？”

那僧人施礼道：“贫僧玄奘，从长安来，希望拜谒贵县的明府大人。”

“哎哟，”差役吃了一惊，“长安来的高僧啊！可是不巧得很，我们县令大人前日去汾水堤岸巡查春汛去了，也不知道啥时候能回来。您老等着，小的这就去找个胥吏问问。”

玄奘合十道谢。

这个差役风一样跑了进去，另一个差役则殷勤地帮玄奘把背上的书箱解了下来：“法师，您老先歇歇。”书箱猛地一坠，差役险些没托住，“哟，这箱子这么沉……您就这么一路背着啊？”

旁边伸过来一双大手，轻轻地接住了书箱。那个胡人将书箱放在地上，笑道：“这是宝贝。玄奘大师的，几十卷的，经书，从长安背着，到这里。”

玄奘呵呵一笑，并不言语。

差役瞧了瞧这胡人，见他汉话说得虽有些结巴，发音却很准，不禁有些稀罕，笑道：“你是哪国的？突厥？回鹘？还是沙陀？”这些年隋唐更替，连年征战，连乡野村夫都能把西域诸国说出来几个。

“我……”胡人摸了摸自己胸口，大声道，“天竺人，中天竺，波罗叶。”

“天竺……”差役挠挠头，显然没听说过。

波罗叶嘴里咕哝了几句，显见有些懊丧。

玄奘道：“海内诸国，如恒河沙数，有远有近，有亲有疏，哪是所有人都能够明了的？”

波罗叶脸上现出尊敬的表情，躬身称是。

这个天竺人波罗叶，是玄奘从长安出来的路上“捡”的。他本是天竺戒日王的驯象师，四大种姓里的首陀罗，贱民阶层。武德九年的冬天，中天竺名僧波颇蜜多罗随唐使高平王李道立从海道来唐，住在大兴善寺。随着波颇蜜多罗一起来的，还有戒日王送给当时的皇帝、如今的太上皇李渊的两头大象；随着大象一起来的，自然便是这位天竺驯象师了。

可波罗叶倒霉，这大象在大海上晃悠了几个月，又踏上唐朝的土地，一时水土不服，竟死了一头。这可是重罪，到了长安他就被使团的首领关了起来，打算返回中天竺后交给戒日王治罪。波罗叶很清楚，以戒日王酷爱重刑的脾气，自己让他在大唐丢了大面子，要么被烧死，要么被砍断手脚，于是他心一横，干脆逃跑算了，好歹这大唐也比自家富庶，不至于饿死。

这波罗叶擅长瑜伽术，偏生大唐的看守还不曾想过提防会这种异术的人，于是波罗叶把自己的身体折成一根面条一般，从鸿胪寺简陋的监舍里逃了出来，开始在大唐的土地上流浪。

这一流浪就是两年，直到去年冬天碰上玄奘。玄奘一是见他可怜，二来自己研习佛法，需要学习梵文，了解天竺的风土人情，便将他带在身边。这波罗叶觉得跟着和尚怎么都比自己一个人流浪好，

起码吃住不用掏钱。况且这个和尚佛法精深，心地慈善，从此就不愿走了，一路跟着他。

波罗叶人高马大，汉话也不甚利索，却有些话痨，当即就跟那差役闲扯起来，两人聊得热火朝天，几乎有点拜把子的冲动。便在这时，先前那个差役急匆匆地从衙门里奔了出来，身后跟着个头戴平巾绿帻的胥吏。

那胥吏老远就拱手施礼道：“法师，失礼，失礼，在下是县衙的典史，姓马。”

“哦，马大人。”玄奘合十躬身，“请问明府大人何时能回来？”

“嘿，不敢称大人。”马典史满面堆笑，“春汛季节，郭大人担忧汾水的堤坝，巡视去了。这都好几日了，估摸快的话今日申酉时分能回来，慢的话就明日上午了。法师找郭大人有事？”

“有些旧事想找明府大人了解一下。”玄奘道，“贵县明府姓郭？”

马典史顿时语塞，心道，原来这法师连大人的名字都不知道啊：“对，姓郭，讳宰，字子予。武德七年从定胡县县丞的任上右迁到了霍邑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贫僧就先找个寺庙挂单，等明府大人回来，再来拜访。”玄奘道，“据说霍邑左近有座兴唐寺，乃是河东道的大寺，不知道怎么走？”

“哦，兴唐寺就在县城东面二十里的霍山脚下。”马典史笑着问，“还不知大师的法号怎么称呼？”

“贫僧玄奘，乃是参学僧，受具足戒于益州空慧寺。”玄奘道。

参学僧就是游方僧，以到处参学、求证为目的，四方游历，这种僧人一般没有固定的寺院，到了哪里就在哪里挂单，只需出示自己受过具足戒后经官府发给的度牒即可。

玄奘以为这位大人在查验自己的资质，回答得甚是详细，没想到马典吏一听就愣了：“你……你是玄奘法师？把江汉群僧辩驳得哑口无言的玄奘？嘿，据说苏州的智琰大法师辩难失败，竟伤心得哭了！这是真的假的？”

玄奘也有些意外，没想到自己的名声居然传到了三晋。他二十一岁出蜀游历，从荆襄到吴、扬，再到河北，就像一阵龙卷风扫过。佛家各个派别的经论，各大法师的心得，无不被他深究参透，直至最后辩难，连自己的师父也无法回答，才怀着疑惑而去。

相比之下，智琰法师组织江汉群僧与他的一场辩难，在玄奘的经历中，不过是一朵细小的浪花而已。不过一个年轻的僧人对付十几个成名已久的高僧，把他们说得理屈词穷，在外人看来，那是相当传奇的一幕了。

玄奘摇摇头：“智琰法师的悲叹，不是因为不及贫僧，而是因为道之不弘，法理难解。”

马典吏可不大懂什么法理之类，他只知，眼前这个和尚大大的有名，佛法精深，神通广大就足够了。于是更加热情：“法师先别忙着走，在下先带您到一个地方看看。”

玄奘一阵错愕，这马典吏不由分说，命两个差役抬着大书箱，就带着他上了正街。马典吏太过热情，玄奘也不好拒绝，只好跟着他走，也没走多远，朝北绕过县衙，进入一条横街，走了五六百步就到了一处宅第前。门脸不大，也没有挂牌匾，但门口的两尊抱鼓却说明这户人家乃是有功名的。

“法师，”马典吏介绍，“这里就是县令大人的宅子，前衙后宅，大人的家眷都住在这里。左边是县丞大人的宅子，右边是主簿大人的宅子。您且稍等片刻，我去和夫人说一声。”